

DOCUMENT

现场

第一卷

吴文光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DOCUMENT

现 场

第 1 卷

吴文光 主 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场(1)/吴文光主编.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11

ISBN 7-80563-855-1

I. 现… II. 吴… III. 文艺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566 号

策划:高晓蒙 范志平

主编:吴文光

责任编辑:史 建

装帧设计:张 伟

编辑助理:苏 明

版式助理:张小燕

编辑主持:三多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荣长海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23668122 23003323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制版:天津日报发行部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338 千字 插图:158 幅

版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著者说明

筹备和操作这个以文本方式作为档案记录的编书计划已有三年。被档案化的对象我考虑是涉及当代艺术、文学、电影、戏剧等各种领域的作品或相关的人,同时也会包括“和艺术无关”的人。纪录片是我的工作之一,它自然会影响我编辑书的方式,我的一个基本编辑方案是包含作品文本、艺术家工作手记、艺术家访问录以及完全的个人口述组成,以期为读者铺设出一条通道来接近那些非常“视觉”的艺术、或非常“另类”的人,假如这一设想落空的话,或许也有可能为日后留下些用得着的文献档案。

在此书的策划、访问和编辑过程中,很幸运地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被列入档案中的各位,无私地提供了有关作品文本和工作手记,在此一并致谢。

吴文光

2000年9月于北京冰窖口

目 录

档案 1 实验剧场《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		1
排练、演出、挣钱、打胡砌……	田戈兵	3
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		
(根据 1998 年 12 月 15 日在广东现代舞团小剧场的演出整理)	纸老虎工作室	12
 档案 2 行为艺术家朱冥		 36
我的六个行为作品	朱 冥	38
访问朱冥	吴文光	48
 档案 3 纪录片《阴阳》		 68
阴阳	康健宁	70
(完成片台本节选)		
关于《阴阳》	康健宁	91
康健宁访问	吴文光	97
 档案 4 作家朱文		 103
朱文访问	吴文光	105
 档案 5 电影《小武》		 127
小武		
(剧本与实拍时的改动对照)	贾樟柯	130

访问《小武》导演贾樟柯	吴文光	184
我们一起来拍部电影吧——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顾 峥	213
 档案 6 艺术展览		223
展览一：“偏执”		223
参展艺术家及作品目录		
访问策划人之一：徐一晖		
展览二：“反视”：自身与环境展		230
参展艺术家及作品		
访问周一斌(展览的策划人之一)		
展览三：中日行为艺术交流活动	马六明	238
活动经过		
 档案 7 个人口述：来自江湖(一)		242
口述者 1 大棚老板刘金城		
口述者 2 大棚歌手赵鑫		
口述者 3 大棚伙计头张光荣		
口述者 4 大棚伙计谭动林		
口述者 5 大棚歌手薛龙		
 《现场》：和纪录方式有关的书	吴文光	274



档案 1

实验剧场《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

创意:田戈兵、张缙、马晓勇

导演:田戈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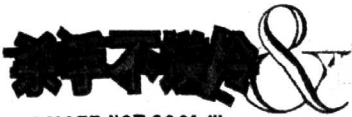
舞台设计:张缙

制作:纸老虎工作室,1998 年

背景:

1998 年 12 月,广东现代舞团主办的“'98 广州现代小剧场艺术内部展演”举行,有三部国内独立剧场艺术家制作的剧场作品在此次“内部展演”活动中首次在国内演出:其中有北京“纸老虎工作室”的戏剧《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来自上海的张献导演的戏剧《母语》和北京文慧“舞蹈生活工作室”的舞蹈影像剧场《裙子和录像》。对于《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这样一台演出,至今为止广州是唯一和观众见面的机会。

以下是戏剧《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的有关档案。



杀手不嫌冷 & 高雅艺术
KILLER NOT COOL !!!

表演:田戈兵
舞美:张缙
装置:陈庆庆

音乐:底里 王晓芳 刘祥捷
舞台经理:李晨
平面设计:二分之一

表演:李小明(教师)
刘祥捷(国家公务员)
董卜(不译)

周念念
周小敏(职业演员)
王冰(演员)
马晓勇(电影导演)

北京纸老虎工作室
1998 年冬

导演工作手记

排练、演出、挣钱、打胡砌……

田戈兵



一、原来

1997年9月，我们在北京演出了《北京蓝》，因为这个演出，前后有三十多人聚集一起，排练了五十多天，演出五场，长度一小时，未售票，未公演。除了印发的请柬和剧场门外复印的招贴，没有任何与媒体有关的文章和评论。到场观众总共有千人左右。演完最后一场，这群人立刻各奔东西，消隐而去。

散去的人们各自留下了关于这段时间的记忆，我留下的是一些排练笔记、录像、一次剧场工作的经历和一个强烈的愿望：下一年度排一个更过瘾的戏。一方面告别以往关于戏剧的那种很矫情、形而上

的东西，一方面也是这五十多天排练的某种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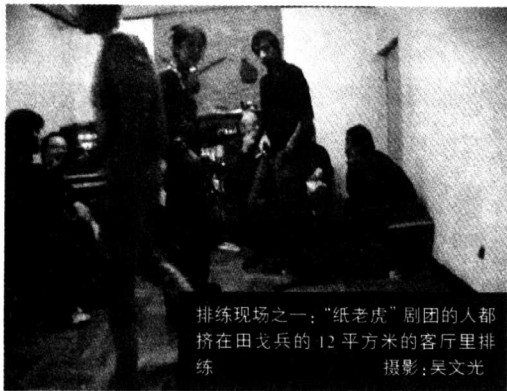
因为《北京蓝》是和德国人的合作，这种合作沉淀为具体的一次演出或一种完整的舞台形象时，就成为比较抽象的文化意义上的折中和拼合。我自己一直有一种顽固的认识：戏剧必须是明确和有利的。如果它经过了来自文化、来自经验、来自理性的整理等等繁复的程序之后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就已经不那么感动人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和一些朋友常常谈这个未来的戏剧的想法，设计1998年的许多其他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戏剧的、电影的、纪录片的，还有干活、挣钱、买房、结婚……实现这些计划的是一伙属于叫做“纸老虎工作室”的人们。这些人包括我、马晓勇、张疆、张兴杰……

那时候张疆经常会说：“这活要是能干下来就好了，明年我们就有钱排戏了。”或者是：“这些钱要都能挣下就好了，我们不仅能排戏、拍摄，还能结婚了。”

二、黄寺

我住的黄寺大街的院子后门出去是



排练现场之一：“纸老虎”剧团的人都挤在田戈兵的12平方米的客厅里排练
摄影：吴文光

一大片公园的草地。这里僻静、肃然，仿佛和紧邻的马路、汽车、高楼、拥挤等等这个庞大的城市里的喧嚣无关。

1998年过去了几个月，那些计划还是遥遥无期。这段时间“纸老虎”们常聚在这里活动身体、想入非非。

我曾想在这里排练和演出，当然这些排练和演出和这个城市发生的一件又一件的热闹的文化无关。既不在某个正式的资金计划里，也不属于某个剧场、晚会、领导、权威、晚礼服、昂贵的门票、明星的矜持等等这些概念之列。

同时，这个戏剧也将无法回避周围乱七八糟的现实。这个现实正随时随地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电脑、大片、汉语、英语、方言、大腹便便的骄横、华丽入时的妩媚、快乐满足的表情、昏昏欲睡的大脑、伶牙俐齿的陈词滥调弥漫着，像空气一样，就连刚有点儿思维的小孩也不会放过。

人们不愿去意识到这种精神污染，沾沾自喜地将这一切称为某某文化或高雅的什么。可是，在这些歌舞升平的笑容背后，某种东西正在无可奈何地萎靡和失落。在日后我做“高雅艺术问卷”的时候，

一位被访者说：“这个时代连做爱都不投入了，还有什么高雅艺术。”

至此，这个戏正在渐渐向我走来，虽然还没有剧本，但某些场景已在脑中出现。当时的排练笔记记录：“在这个飞驰而去的高速列车上，我们所能做的是努力让速度再快一些，即使只是幻觉而已。我们希望唯有如此能够缩短这种飞驰而去的恐惧。”

在这里排练演出的想法没有实现，1998年9月份我搬离这里。

三、高雅艺术

这一年不知过什么节，我回到西安。

节日之夜，我去城墙底下拍那里的露天舞场，一块钱的门票，沿场子一圈，挤满了獐头鼠目的闲人。天色混沌，中间的一盏灯忽明忽暗。当一曲响起，场中骤然聚起上百头人，这些人面容模糊，脚步整齐地从场子的一端流淌到另一端……当晚我又赶到附近的一个酒吧，这里烟雾弥漫、人头涌涌、西服黑裙、讲究的灯光、白色的钢琴和掷色子的劈里啪啦的声音，人人脸上



排练现场之二：“粗俗的戏剧”的方法之一
摄影：吴文光

都是腰缠万贯的表情。忽然灯光一变，一位工会模样的人上来讲话，接着就是乐队、草裙舞、新疆舞、艳舞、民族的美声的……

我很难将这个城市的两个空间统一在一个频道里，在另外一些角落，一些人正在扭秧歌、打麻将、吃炸鸡，从油腻喧扰的饭馆里出来，穿过马路坐在酒吧里的烛光下面，立刻又会温文尔雅、柔声细语。你的快乐和烦恼并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这些不同情境所代表的文化时尚。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这些相互矛盾的形态相互嘲弄又相安无事。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戏剧，我对以往经验里的戏剧规则不感兴趣，需要一个剧本，最好是个经典的，可以将这些混乱的材料装起来。同时为演出着想，在必须要说明的时候可以说明。

8月的一天，偶然从电视里看到京剧《秦香莲》的“杀庙”一折，内容是韩琪奉命刺杀秦香莲，韩见秦母子可怜不忍下手，又无法向陈世美复命，遂自杀。当时觉得这个故事在今天的情境里看特别奇怪，“韩琪”也许是中国文化的某种原型，当他同时具有了杀手的观念和好人的观念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哈姆莱特。我想用它作为一个视觉行为框架刚好，原先设想的许多动机和内容都能塞进去。

我把将要做的戏剧归为“粗俗的戏剧”，我想在剧场里尝试“粗俗的魅力”，也许会从这里发现这个日渐伪饰、日渐完整、日渐沉沦的现实生存场景有关的一种戏剧的力量。

从这里出发，就会发现“高雅艺术”是个多么有意思的概念，它完全是我们的生活语境里一个很特别的符号。

曾看过一张通县画家杨少斌的画：一个光头男人从另一个男人的裆部伸过手，



恶作剧般地狠狠地掐着他的睾丸。印象非常深刻，一直想把这幅画面转换成舞台动作。晓勇尤其念念不忘，他说最好是自己掐自己，一边高喊着“疼死我了，快点松手”，一边掐住不放决不松手。我们的许多行为其实就是这么个“掐蛋”的行为，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可以说是这种自虐的过程。我试图从这些动作里发挥出强烈的舞台能量，刘翔捷（演员）掐得也非常投入。排练的时候不知掐了多少次，每次都是真掐，劝都劝不住，据说险些把蛋掐破，倒是有一次掐得小腿抽筋不止。

四、广州

五六月间，文光和我谈起年底广州小剧场艺术节，并约我带个作品参加。

在预计的许多演出计划破产之后，在未来含混不清的时候，年底去广州演出成

了今年最明确的终极目标。也是我鼓动和稳定合作者最拿得出来的一个说法,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演出就成为排练的唯一动力和理由。

9月份,向广东现代舞团报上了演出计划和材料。

这时我还是企图在北京首演之后再去广州。在排练进行了一段之后,最终得知投资无望,只有广州这一条路了。

一天夜里,文光打来电话说艺术节的戏剧演出可能会取消,但未最终确定,还在争取。

第二天,我把这个可能的变故告诉了大家,大伙茫然了一会儿,然后决定继续排练,不管那么多了,哪怕这只是一次没有演出的排练。

11月下旬的时候,文光告诉我我们的演出保留下来。但艺术节的规模、时间和名称都有变化。这期间,我陆续接到广州传来的演出日程,这些日程每次都在变化。

12月4号,我已订好去广州的车票,晚上排练的时候接到杨美琦的电话,电话里语气严峻,我们立刻停止排练。杨美琦



排练现场之四：这个排练场唯一的女演员，最终没能坚持到上台
摄影：吴文光

告诉我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这个艺术节改做“内部交流展演”。我们原来的两场演出改为一场,时间改为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并且负担我们全部八个人在广州的费用(原先只管五个)。她跟我商量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在整个活动结束后加演一场。

这是“终审”决定,我松了口气。12月7号,我们乘火车去往广州。



排练现场之五：排练中的晚餐
摄影：吴文光

五、钱

“排戏,找钱”,这是我始终无法解决好的问题。1998年10月似乎有了转机,有人愿意资助这个戏剧,并且在一个较正式的场合郑重地做了承诺,谈好月底资金到位。

等到我大张旗鼓地排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资助告吹了。也多亏了这个没有兑现的承诺给我壮了胆,搞起一堆人,把排练推进到了11月中旬。可以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钱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整个排练,直到出发前还在借钱买火车票。

一位多年的朋友劝我：“以后你不要再搞这些不务正业的事了”。这个说法让

我很意外,他肯定地说:“不能变成钱的事都是不务正业。”但他还是借了钱给我。

我实在不愿意带着这种感觉去排戏,烦恼无比,挥之不去。

此外,至今我不明白是因为一排戏就没钱了,还是因为没钱了才去排戏。

六、演员

第一个定的演员是马晓勇,从《北京蓝》开始我们就在谈这个戏,谈得最多最默契也最兴奋。在资金迟迟未定的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和张缙商量找些不花钱的人开始排吧。不花钱的人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于是张缙的女朋友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女演员。当时觉得无所谓什么演员,本来就是想将不同类型的不同质感的,职业的非职业的,文化的不文化的这些混杂的材料装在一起。可是真要排的时候,张缙的女友跟他吹了,自己人变成了陌生人。

最早定的演员还有李晓明,西安的老“忿青”,他和马晓勇是这个戏里演员的核心。他们两人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晓勇冷硬机智,晓明滑稽放肆,都是很有杀伤力的人。但我和李晓明没合作过,不知道他在舞台上会怎么样。

寻找戏曲演员没想到很麻烦,说得好好的,到时候就找不着了。没有钱的面子,演员随时都会消失。曾经找到一位京剧武生,很热情,约我去看他的京剧演出,进了戏园子才知道这是位角儿,一看名片,不仅是角儿,还是团长和区政协委员。他人很好,可他的身份让我没有勇气用他,排

练一次后就委婉地放弃了。

在距去广州还有一星期的时候,我们找到了现在的王冰。过去从未和戏曲演员合作过,这次排练也让我了解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演员。

找到寥寥最为简单,一次在酒吧玩儿,看他和张缙旁若无人地跳舞,就定了。我一直认为演员的信心首先来自形体和动作,形体有障碍的演员是难以在舞台上生存的。现在许多演了很多戏的剧院的演员,这一关还没过呢。

最费周折的是找女演员,我已经说不清找了多少人,从北京找到广州,曾经找了一位坐台小姐,这个只有十七岁的小姐的理想是一次挣够一辈子的钱。面对一群男人不着边际的问话,又作出希望工程的表情,说她最大的烦恼是不能像同龄人那样生活,后来看到事情始终回不到生意上来,急了,指着这群平均三十五岁的男人们说:“你们怎么长不大,一点都不成熟!”这句话被李晓明作为重要台词记录在案。我对她很满意,可是第二天就像京剧演员一样失踪了。

实在找烦了,于是将预想的许多女人变成一个。找了位跳过舞、唱过歌、演过戏、自己说是专业演员的女演员。她对这个戏的最大贡献是保证了这个戏的排练进度,直到广州。所有人对她花去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二十多天以后她依然如初。晓勇说:“这决不是个一般的演员,如此地认真,连一点变化都没有,肯定是个高人。”最不可救药的是她和这个集体的疏离,到广州后开始抗拒排练,我只能把



在广州，终于有了大排练场
摄影：吴文光

她放弃了。这是个很难做的决定，因为离演出只剩下六天。花那么多时间找的演员现在又没有了。

在这位女演员离去的刹那，排练场里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注意力异常集中，但女演员的问题必须立刻解决，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张缙主张不要再找人，没有女的也可以，大家没有耐心再经受变故和不确定。晓勇建议干脆把没有女演员这个事实作为演出的一部分，演出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想像中的女演员，有一个提词人员说她的全部台词……

我要求大家给我一天时间，12月10日12点以后我们将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一天我们得到了这里许多朋友的帮助，张向阳和马翎燕都参加了我们的排练。这天晚上看广东现代舞团的演出，发现了周念念，当晚便试着一起排练，非常好的演员，我无话可说，仿佛这么长的时间女演员换来换去就是为了到广州来找到她。从此围绕着这次排练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麻烦也仿佛结束了。剩下的只是排练和演出，在其后一个星期的合作中，所有“纸老虎”的人们和念念结下了深厚的

友情。在分别的那个晚上，大家都体会到了那种温柔的伤感。

这种情感是每次排练都希望获得的一种补偿。

七、排练/演出

1998年10月20日是我定下的开始排练的时间，刚定下，晓勇告诉我他要跟一个剧组去西藏，说完后我们俩就没有再见面，每晚在电话里扯来扯去，这对我无疑是个打击，在这个戏里他不仅仅是演员，我们最早谈这个事，谈来谈去，就像谈恋爱一样，谈了一年，他忽然不跟你玩儿了。

我那些天走在大街上，看着身边的热闹和过往的一切极为沮丧。

我很不好意思地对张缙说：“你也去挣钱吧（他当时有个电视剧的活），等我弄好了再来。”

张缙没有丝毫退意。

10月底，李晓明兴冲冲地从西安赶来，几天后“秦腔布鲁斯”刘翔捷以做痔疮手术为由请假，在李晓明的招呼下也从西安赶来，排练算是开始。

最初的排练是在东四八条的剧协礼堂，大家相互介绍以后，我说：“现在开始排练，什么时候结束，在哪里结束不知道。以后的时间里会有些人进入这个集体，或许也会有人离去……”

几天以后仍然没有钱要到位的意思，不敢再呆下去了，也不敢再等待什么，身边的几个人就是一切，只有自己帮自己，

大家从剧协礼堂悄悄撤出,把我住处的大屋腾空作为排练场,什么都不想,全身心地排练。在这儿排练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排到夜里三点,也省了去排练场的路费,晚上大家大都睡在这里,最多的时候,这个两居室的房子男女混杂,住了八个人,又找来钟点工每天来做两顿饭,大家几乎不用出门,吃饭、睡觉以外就是排练和没完没了地说话。我有近十天没有下过楼,直到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雪。

排练往往从即兴表演开始,我想尽可能从大家身上采集和发现与这个戏剧相关的东西。

这些东西包括高雅的、媚俗的、日常的、两性之间的、公共话语的,以及既很时尚又很垃圾的无处不在的生活形态、语言形态、表演形态……借此提供给观众一个热闹拥挤的剧场。

因此做这个戏剧很麻烦,要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驴唇对上马嘴。

因此这些人凑在一起,隐匿于城市一隅,过着一种叫做“排练”的生活。

这种排练是让那些分别属于许多个体的无法教会的系统接触、汇合和交流,

中间经过无数次的短路、连接、刹那间的火光电闪,造成各系统的紊乱、慌张、自省和触动。这种触动还包含着对你所处的现实形态的判断和态度,这个戏所表达的首先就是“厌恶”。

而这些对于和“排练”隔窗相望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怀疑不时地出现在这间屋子和这些日子里,我想起《北京蓝》时那个瘦长的德国人马丁的话:“只要我们还谈论这些,就有意义。”

二十多天以后,在北京最冷的时候,这只由《北京蓝》遗留下来的小部队告别了我的房间,潜入北京郊区一间借来的大教室里继续排练,这时晓勇也回来了。在这里发现原来小房间里排的东西都不对,重新调整结构,一周以后整个舞台开始有了一些形状。

12月7日,我们一行八人乘上去广州的火车,北京的排练告一段落。当时的排练笔记记录:1998年冬天,北京,我和那些男男女女钻在一些房间里吃着、喝着、说着、练着,但没有性。外面冷得要死,干燥、冰冷、焦虑、兴奋……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没有女人的皮肤的感觉,嘴唇和身体的热量,只有这群人混在一起,吃着、喝着、闹着,仿佛和整个城市的欲望无关。

12月8日上午到达广州,从冬天走到春天,这里阳光明媚,生活费、排练场全都有了,这队精疲力竭的人马像是来到了后方,获得了充分的补给。

到达当日即开始排练,广州八天天天都在排练场和剧场度过。14日晚上艺术节的演出结束后,我们进剧场装台。这是



演出前的化妆间里
摄影:吴文光

一次前所未有的装台,由于艺术节只有一个剧场,这里装台、拆台、演出几乎没有停顿,灯光师已昏头转向。我们进剧场只有不到五个小时的准备时间,甚至来不及一次真正的合成。后来回北京,许多人看录像都说灯光有想法,打听谁设计的灯光,灯光是由“失误”设计的。

15日晚上,《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在广东现代舞团的小剧场首演,也是这次艺术节的闭幕演出。我坐在音响控制台前看着舞台上那不知排练了多少次的画面和观众合在一起,演出结束,掌声响起。

在这部戏里有句台词:“挣钱、打胡砌(西安土话做爱的意思),再挣钱、再打胡砌……”

广州的日子快乐和精力充沛,有一天大家走在去往排练场的路上,呼吸着南方的空气,仿佛可以把整个世界都吸进来。晓勇说:“这样活着挺好,工作、挣钱、打胡砌。”大家都心有同感:“对,排练、演出、挣钱、打胡砌,再排练、再演出、再挣钱……”

我鼓动大家:“就这样活吧,一条道走到黑,谁反悔,贼他妈。”

一周后我回到北京,开始交房租、电话费、水费、电费、管理费……看着一摞账单发愁,那种失败主义的情绪阵阵袭来,竟至于夜不能寐。

1999年3月 北京

和戏剧《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有过关系的人员

田戈兵提供

1) 刘翔捷:男,1968年出生于陕西。1990—1995年就学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1991年开始摇滚创作,作品《算黄算割》收入“西部大摇滚”专辑,1995年分配至西安某区域建委任国家公务员,1999年辞职至今,在西安外院学习德语准备出国留学。

2) 李晓明:男,1958年出生于陕西。“文革”期间作过工厂工人、火车司机等,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1982年发起组织“首届西安现代艺术展”,被收入美国出版的《世界当代艺术史》。曾任职于西安美术广告公司,兼教于西安建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在《杀手》中参加表演;现下落不明。

3) 马晓勇:男,1961年出生于陕西。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职于西安电影制片厂。曾参与大量影视拍摄,写作多部电影剧本;1997年参加戏剧《北京蓝》演出。在《杀手》中参加创意和表演;现筹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浮生梦幻》。

4) 庞小秋:女,1975年生于唐山。小时候在河北艺校学跳舞;1993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班;后被劝退,又入中央戏剧学院证书班学习表演。曾参与10部影视剧的拍摄,现在北京从事表演等。曾参加《杀手》排练,1998年12月在《杀手》于广州演出前一周退出。

5) 周念念:女,1970年生于广州。1989年毕业于广东舞蹈学校;1994年进入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参演作品包括:美国保罗-泰勒的《光环》、德国鲁巴图舞团的《旋转世界》,德国奥拉夫-史米特《清音》,澳洲张晓雄《风眼》,《金属时代》;香港曹诚渊《神话中国》,《我们的天空》,《中国风,中

国火》，《浮过生命海》等及本团小剧场的实验作品。并应邀先后参加了“第十四届法国蒙彼利艾舞蹈节”，“瑞士第五届国际舞蹈节”，“第十届新加坡国际舞蹈节”，“香港第十届亚洲艺术节”，“香港国际电脑音乐节”，“台湾第二届国际艺术节”等和德国、美国的巡回演出。在《杀手》中参加表演、编创过的作品有《让X=X》，《六个人》，《三色体》，《舞蹈与我们》。

6) 窦卜：男，1972年生于陕西宝鸡。1991年开始工作和考学。1992年来到北京，于中央工艺美院进修工业设计；1994年做平面设计，太原洗涤剂厂CI设计；1997年开始影视后期电脑剪辑，为中央、地方台做包装栏目的制作。在《杀手》中参加表演；现就职于天津某公司。

7) 张疆：男，1971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后迁居山东烟台。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1998年加入北京纸老虎工作室。现为自由画家。在《杀手》中参加创意、舞美和表演。

8) 陈底里：男，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现为摇滚音乐人。在《杀手》中编选音乐。

9) 李薇：女，1973年生于辽宁。1993年在辽宁省艺术幼儿师范学校，1993年获葫芦岛礼仪小姐冠军，并于该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任职。1995年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表演，1997年毕业，在影视公司做策划发行及自由演员至今。曾短暂参加《杀手》排练并做其它工作。

10) 王兴文：男，辽宁人，毕业于中央工艺美

院史论系。平面设计师，现在北京经营设计公司及网站等。为《杀手》设计并赞助海报。

11) 张兴杰：男，山东人，毕业于西北大学英语系，现在北京为自由撰稿人。予《杀手》排练多种帮助。

12) 王冰：男，1973年出生。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毕业，专攻京剧小生表演艺术，在校七年于1992年毕业，后签约奇登演艺公司，从事影视拍摄工作。近期作品有《淮安奇案》、《九翠》、《游龙惊凤》、《霹雳菩萨》。在《杀手》中参加表演，扮演韩琪。

13) 陈庆庆：女，1953年生于北京，早期学习中医、外语，1992年开始艺术创作，许多年里装置作品频繁参加众多国内外展览。多次参与《杀手》讨论，试图合作，但没有成功。

14) 黄小群：女，江西人，9岁，在广州淘金坑一带酒吧卖花。在《杀手》中参加表演。

15) 田戈兵：男 1963年生于西安，1986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现为自由职业者，从事与剧场有关的工作，导演的戏剧作品有《北京蓝》、《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

注：《杀手不嫌冷和高雅艺术》感谢名单：

张兴杰 王晓芳 庆庆 李蔚玲 严小芬
严龙 孟岩 张向阳 张献 马钢雁
樊楚惠 陈雄伟 施旋 吴文光 广东现代舞团